

[文史研究]

潮州歌册文学审美探究

肖惠卿

(星海音乐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4)

摘要:潮州歌册是以潮汕方言吟唱的长篇叙事诗,曾在弘扬民族传统美德、惩恶扬善以及教化民众等方面起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局变幻,歌册在说唱及表演方面难掩颓唐之势,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的危险。对于潮州歌册的研究,亟需再开拓新的思路与视角,以文本为基础,分析歌册文学性状及文本审美,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

关键词:潮州歌册;文学文本;文学性状;审美探究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31X(2022)03-0032-07

潮州歌册是以潮汕方言吟唱的长篇叙事诗,是潮汕民间说唱艺术的重要代表。然而,近些年来,能用传统技艺说唱的老艺人不断减少,创作人员也凤毛麟角,潮州歌册的发展呈现式微局面,特别是在当下,“潮州歌册”说唱表演艺术不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时,即便精心排练和演出,也是收效甚微,观众急剧减少,效果波澜不惊,因此,对于歌册的研究,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角度切入。与之相对应,在现阶段说唱低迷的情况下,将歌册归纳在说唱文学乃至主流文学的范畴内,分析潮州歌册文学性状与审美意义,是做好歌册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思路。

一、潮州歌册文本的定义辨析

潮州歌册文本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是纳入在主流文学的框架之内进行阐释。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潮州歌册源于古代的弹词,传入潮汕当地后用方言加以说唱和创作,在特定年代的潮汕女性当中广为流行。

最早研究潮州歌册的学者是马来西亚潮籍学者萧遥天,上个世纪40年代,在其专著《民间戏剧丛考》^①中“弹词叙原”一节提出了歌册的来源是“弹词”,认为潮州歌册是在弹词的基础上,潮汕妇女以潮汕方言哼唱演变而来^[1]。

此后,潮籍学者郭马风也在其文章《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中提出:“潮州歌册是根据江浙及别的地方的弹词改编来的”^[2];李英群在《歌册拉杂谈》中则说:“潮州文人受弹词的启发,在潮州歌册的基

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方言叙事长诗”。^[3]同时,潮州歌册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也体现在中国百科全书的定义解释中。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代表性项目卷》中,对“潮州歌册”条目的解释也体现了这一点,潮州歌册由明清时期的弹词演变而来,“潮州歌册的传统作品多取材于历史演义和民间传说。”^[4]而潮州歌册学者郭华、陈觅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艺文卷》中,也持相似观点,认为潮州歌册“传说由元明以来北方的评话、弹词流传到潮州以后演变而成。”^[5]

肖少宋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潮州歌册的定义进行总结,认为歌册的出现与兴盛是内外部环境相结合的结果,外部大环境是明清时期的宝卷、弹词、木鱼书等诗赞系说唱文学的兴盛,内部环境是潮汕本土歌谣和戏曲的兴盛,当外地唱本传入潮汕地区时刺激了歌册的出现^[6]。由此可以看出,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至今,对于“潮州歌”的定义及来源研究,大多研究都认为与主流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此可见,除了追究潮州歌册的来源之外,研究者们更加倾向于将其与文学的关系凸显出来。谭正璧、谭寻合著的《潮州歌叙录》中,指出潮州歌册的文体是一种长篇叙事歌,类似于诗体小说,“所以有人径直把它当作小说看待。”^[7]二谭直接将潮州歌册定义在文学的大类当中,其内容的“叙事性”是分辨歌册与否的原则。这与后来《新潮八景》《百屏灯》等非叙事性的歌册的出现,很多专家学者就对此概念产生了分歧并尝试论述其科学性,但至今尚

收稿日期:2022-06-11

基金项目:广东省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人文社科)(2018WQNCX073)

作者简介:肖惠卿(1988-),女,广东汕头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1945年,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应邀为潮籍学者饶宗颐总纂《潮州志》一书编写《潮州戏剧音乐志》,在阐释潮州本土戏剧与民间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时,列举到与“潮州歌册”的关系,对潮州歌册的来源、题材、书目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未定论。

2002年,潮州歌册被收集整理,编入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第一卷《潮州歌册卷》,曲艺专家吴文科任该丛刊的学术总顾问并写总序,区分了“潮州歌”与“潮州歌册”两种概念,“潮州歌”是一种“曲艺”说唱艺术,而“潮州歌册”是一种文学文本形态定义^[8]。

从以上的专家学者对“潮州歌册”的定义及来源的研究发现,不管被定义在“曲艺”门类也好,“说唱文学”也罢,无一不透露出“潮州歌册”在被研究与解读上的多种可能性。站在学科分类的立场上对潮州歌册的进行观察,作为“说唱”表演的脚本,潮州歌册实际上是多种艺术门类的交叉和重叠,既是说唱艺术,也兼具文学特质。这是一种本体构成的学科交叉和重叠,在潮州歌册表演说唱衰微的情况下,更应该引起重视与研究。

二、潮州歌册文本的文学性状

林朝虹认为“潮汕民间文学多模态传承体系是民间文学活态保护的活力之源”^[9],而在传承体系的建立中,文本的整理和审美是十分紧要的。从以上的定义中,“潮州歌册”的文学性状显而易见。潮州歌册借鉴多种口头文学形式以及古典文本,以故事为主线而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多采用押韵、排偶、重章叠句等手法,思想内涵上围绕惩恶扬善、弘扬美德为主,达到一定的审美意义和教化意义。同时,其文本采用了叙议结合的方式,“说中有唱,唱中有说”,呈现出散、韵融合,兼抒情、记叙、说明、议论为一体的综合性美作品格。

(一)卷帙浩繁的长篇叙事诗

潮州歌册卷帙浩繁,其文体为长篇叙事诗,有研究者认为是诗体小说,故事情节丰富,线索完整,篇幅宏大,题材多样。北京图书馆出版的《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所收的一百三十种歌册,共一万四千六百卷,字数将近二千万。而实际上,大量歌册在民间流传与私藏尚不为学者所知者,数量远比已经收录在册的多。

潮州歌册的题材或借鉴、或移植、或改变、或自创,阐述了较为完整的故事。这些题材的整理和分类,所要耗费的大量精力与时间也从侧面验证了潮州歌册丰富的内涵。肖少宋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文本比较、辨清源流,得出潮州歌册题材的七种来源,分别为:改编自章回小说者、改编自话本小说者、改编自弹词者、改编自木鱼书者、改编自潮汕传统戏曲者、借鉴自民间传说或历史事件、自创普及性质的短篇歌册;此外,结合目前所见的所有歌册将题材细分为十种类型,分别为:英雄传奇、爱情婚姻、宫廷争斗、女性传奇、节女孝妇、家庭纠

纷、神断公案、佛经修行、时事政局和神仙精怪。在论证题材来源之处以及题材分类的过程中,肖少宋列举详细篇目加以佐证,让人信服。大部分歌册以“卷”为单位,记叙某一详尽故事,容量大,有些歌册甚至达到了几十卷。

潮州歌册在以上十种题材的叙事中,爱情婚姻和英雄传奇这两类题材在歌册总量中占比最多,叙事结构和情节梳理完整,这与中国传统戏曲、小说、地方传说等文学体裁的特点一致。此两类题材中重视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宣扬了建功立业、爱国忠君、忠贞节孝、因果轮回报应的思想,满足民众对大圆满结局的期待,这在精神文化贫瘠的年代,给寻找出路奋斗拼搏的潮汕人民以勇气,且歌册的受众多为妇孺,爱情婚姻和英雄传奇题材的抒写最能满足家庭妇孺情感表达以及其猎奇心态,容易引起读者和听众的共鸣。

(二)独特的用韵方式

潮州歌册的起源以及发展受到多种文学形式以及民间歌谣的影响,有其独特的用韵方式。潮州歌册文本多采用七字句,兼以三字句、四字句和五字句等,一般采取“四句一转韵,首句入韵”的方式。一般四句为一个演唱单位,用韵多为平声韵且第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可不入韵,但须仄声字。据潮州市潮州歌册市级传承人、歌册创作者陈锡权老师所述:演唱潮州歌册时,第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采用比较急促的停顿,略做间歇,第四句拉长拖腔,四句演唱时间为十五秒左右为宜,增强节奏感,换节时可连韵,也可换韵,以押平声韵为主。这种约定俗成的要求与歌册的演唱有密切关系,歌册演唱时通常在句尾末字拉腔,用平声韵可以让演唱者根据情节与情绪的发展适当拖长尾音,第三局末尾为仄声字,在演唱时才能够有短暂的停顿,用此方式吟诵歌册就能有缓有急,抑扬顿挫,具有韵律感。此种押韵方式与其他说唱文学的押韵方式不同,诸如弹词、木鱼书等长篇唱本所采用的“首句不入韵”,即便是内容上的借鉴或改编,也没能影响歌册的独特用韵方式,而与潮汕歌谣的用韵方式比较一致^[6]。

此外,潮州歌册的用韵也非常丰富,韵脚多,具有很高的听觉审美。

如《翁万达全歌》卷一中的四句:

明朝嘉靖国运昌,满朝文武只忠良。朝臣多半潮州士,御街白话名传扬。

此四句中,“昌”“良”“扬”押潮州话“ang”韵,首句入韵,属平声韵,“士”为仄声字,不押韵,念起来短促有力。

歌册的书写过程中,并非通篇一韵到底,而是不断换韵,韵脚非常丰富,避免枯燥之嫌,在吟诵过程中如同大小珠玉坠盘之感,错落有致,给人以听觉的美感。如《吴忠恕全歌》卷一:

道光传位咸丰君,天下世界乱纷纷,古歌多端不必唱,偶然戏笔做新文。

潮州首县是海阳,海阳管落彩塘乡,彩塘出介吴忠恕,此乃天生害人秧。

……

四岁养到伊成人,伶俐乖巧晓世情,共个伊妻金郊郑,郑国之女名月英。

今以过门廿外年,产下二男一女儿,长子阿晓年十八,次子十五名阿欺。

按照“十三辙”的分法,以上片段分别属于“人辰辙”“江阳辙”“人辰辙”“一七辙”。第一句中“君”“纷”“文”为“温”韵,第二句中“阳”“乡”“秧”为“阳”韵,第三句中“人”“情”“英”为“因”韵,第四句中“年”“儿”“欺”为“衣”韵。从以上文段可看出,潮州歌册一般首句入韵,四句为一个单位实行转韵,韵脚丰富,朗朗上口,错落有致。

(三)采用多种表现手法

潮州歌册受各种文学题材以及潮汕戏曲和歌谣的影响,因而其采用多种表现手法,富有文学审美意义。

1. 起兴

起兴,又叫“兴”,是中国古典文学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朱熹言“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意为言此说彼,先描述其它的事物,后再说所要表达的事物及情感。一般用于各章节的开头,借物言情,营造作品氛围。歌册当中不少篇目采用了起兴的手法,最为典型的为《刘成美下棚》卷十五的“十二月花赞”。歌册原文如下:

桃花开,是正月,洛阳紫府报春新。施脂粉,倾国貌,含烟带露更精神。一朝风起连宵雨,好似英雄化做尘。可怜红艳销宿恨,负人青年好孤衿。奴比花,花比奴,花被东君误,奴丧夫婿,想得欲轻身。

瑞香开,是二月,金英紫艳无尘渥。粉面娇,芳心嫩,罗衣人换蝶飞来。一朝有恨成春睡,好似万矢丧身骸。可怜孤单千行泪,当年今日难和谐。奴比花,花比奴,花被妬妇误,奴丧夫婿,想得终朝哀。

……

山茶开,十一月,山伯空负祝英台。生不得,来比翼,死后还须一处理。一朝北风吹冷骨,好

似良人谢尘渥。可怜征衣无处寄,枉负针线亲手裁。奴比花,花比奴,花被呆老误,奴丧夫婿,想得空愁眉。

梅花开,十二月,霜雪霏霏露凄凄。疏影斜,暗香动,寒鸦前蕊闹争栖。一朝春先岁寒后,好似人散难团圆。可怜成了终天恨,如今做不老夫妻。奴比花,花比奴,花被酒姨误,奴丧夫婿,想得无了期。

以上这段歌册是以每月具有代表性的花起兴,通过每月物候表达个人情感,读起来与潮剧《苏六娘》中的一个唱段“桃花过渡”很是相似,也印证了潮州歌册与潮剧剧本是互相借鉴的结论。本唱段以花引情,表达了思妇对丈夫的思念以及守空闺的哀怨之情,结合押韵的音律,营造出凄美愁怨的意境。

2. 重章叠句

重章叠句作为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运用十分广泛,其主要特点是各章节的内容与意义基本相同,句式一致,有些诗歌只是更换相对应的几个字词,反复吟咏,渲染气氛和情绪,深化诗歌主题意境,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如此重叠反复,回环往复,使得感情的抒发得到强化,给人以“百转千回”“绕梁三日”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验,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潮州歌册不少篇目采用了重章叠句的手法,如:《双白燕》(二十六卷本)卷三:

城楼鼓起一更初,妾今无计怎奈何。君尔因约媒不到,妾定为尔受奔波。当初何等细叮言,口尔见父托媒人。谁知人去媒不到,绣球抛掷落长江。

鼓打二更一点时,寒蛩声口情惨凄。愁人听见寒蛩语,腹内无刀寸寸裂。记得当初只楼中,妾在此处候官人。三更一点郎君到,不敢高声细言谈。

今晚听鼓三更来,不见我夫到楼台。独坐无聊空仰望,银灯孤照暗悲哀。前日郎君到楼时,花前月下说佳期。许夜有话不敢咀,今晚欲咀无处持。

以上歌文写了闺中妇女对郎君的思念与爱慕,思念情郎而情郎不至的情景,从夜晚一更到五更,随着时间点滴流逝,思妇愈加煎熬。采用重章叠句的表现手法,往复重沓,突出思妇对郎君的爱之切,思之深。与此同时,此段歌文与传统古典诗词中的重章叠句略有不同,在古典诗词当中,重章叠句一般是更换个别词语,而在这段文字中则是更换较多词汇表达同一个意思,可见歌册的抒写既是对传统诗词的借鉴,同时又有所改造。

又如《八宝金钟下集》·卷五:

听城楼,鼓初更,独坐痛君心头青。亏君尔,含冤死,恨杀父亲口口口。害鸳鸯,折离抛,甲人再不目汗流。怨贪官,害夫主,何日除了冤家头。

听城楼,二更推,心头痛君愈伤悲。父那勿,害君死,夫妻何用来离开。欲在世,守终身,又畏爹爹重招亲。想到只,不如死,能可早死亦清心。

听城楼,三更响,想欲自尽在闺房。又畏母,心痛切,不如将身去投江。投落水,丧幽冥,亦免在世拍心胸。到今世,无谐老,阴府定欲配黄生。

……

此段歌文也是以长夜更漏作为叠字重点,抒写了对已故夫婿的痛惜并希望随他而去的强烈心愿。文章采用重章叠句,句式突破七字句的束缚,为三三七句式;同时,句式的编排上并非整齐划一,前三段都以“听城楼”为句首,第四段其便转换句式为“听四更”,后面随着时间变化改变其数字,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吟诵与创作更加自由,丰富了潮州歌册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

3. 运用诗词、旁白点缀

潮州歌册的发展受到章回体小说等的影响,经常使用诗歌进行点缀,适时对歌册的情节走向以及作者的情感进行总结。不同的是,章回体小说有回前、回中、回后诗歌;而歌册为了吟诵过程中更加流畅,歌册只保留了回前诗,基本舍弃了回中和回后的诗歌,少部分还保留着回中诗。如潮州本土题材歌册《方大人全歌》属于长篇歌册,共十八卷,卷一有回中诗,卷二、四无以上提及的三类诗歌,其余的章节卷数均有回前诗;《刘总兵乱潮全歌》亦是潮汕本土题材长篇歌册,改编自清代历史小说《三春梦》,共二十一卷,每一卷开头都有回前诗歌,共七言四句,对每一卷歌册的主旨提点开来;也有部分歌册连回前诗歌都不见,如《海门歌全案》《吴忠恕全歌》《柳知府全歌》《龙井渡头全歌》《潮阳案全歌》《华美案全歌》《苏六娘全歌》等,皆是无回前、回中、回后诗歌。从以上可以看出,潮州歌册虽受到章回体小说的影响,但为了演唱更加通俗顺畅,虽偶有诗词的点缀,增加歌文的文采,但也有了渐渐减少的趋势。

潮州歌册中大量使用了说白,比重不低,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行补充,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说白主要有三种类型:人物对白言语类、情节描述补充类、书表插入类。

人物对白言语类。因歌册以七言句式为主,且押韵对仗,整齐划一,对于人物对白言语的描写,较

难以这种整齐的句格表现出来,即便表达出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人物性格的生动呈现,因而,对于人物对白言语类的抒写,一般采用旁白的方式,如歌册《刘总兵乱潮全歌》卷一中,沈公爷在回京的路上被刘进忠士兵追杀时,求救于余世尧时的表现:

[说白]说这王姑带着喘气道:“哀家叔嫂,遇贼追杀,十分危急,料无性命,幸得三位将军不辞劳苦,杀败贼军,其功莫大。回京之日,定当奏达圣上,管教厚爵荣升,以酬其劳。”

此段说白将沈公爷进京路上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急于求救的心情活灵活现表达出来,沈公爷被救下之后,顿有劫后余生之感,将为三位义士求官加爵的报恩之辞都全盘托出。诸如此类的言语对白类的书写,对于七字句的潮州歌册来讲,很难传神表达出来原来之韵味,因此,通过说白的描述,能够更加准确仔细让读者体会到人物的性格和事迹。

情节描述补充类。如《刘总兵乱潮全歌》卷十四,潮州暴乱,朝廷为了安定,特派沈王带兵平乱潮州,歌文说白如下:

[说白]又命陈万权为副先锋,带兵三万,为第二阵;周碗、七礼同带兵三万,为左右翼三队;张邦声、顾名泰带兵三万,为四队;陈莫、蔡藏植带兵三万,为五队;其余偏将、裨将共百余人,带兵十二万,为六队。一应共是二十四万军,分派妥当,次日入朝辞圣君。

又如《樟林游火帝歌》中写潮汕澄海樟林地区的民俗“游火帝”,该段落重现了热闹的潮汕民间民俗场景,将火帝游神的原因、时间、礼节做出详细交代,此外,游神的线路之广,令读者叹为观止。

[说白]窃闻人有至诚之心,神有获获之灵,今仓盈康足,物阜人和,是以神人共乐,河清海晏,庆赏中原。你等应宜洁净街衢,肃静回避。乡绅耆老,整束衣冠,俟期随驾,会集塘西,卯时起马,辰时出游。……由更棚脚上狮头巷;从必粒下过宫仔前落叶厝厂;由东社宫前出栅门对响妈入北社;由夫人宫后落宋厝祠巷,过北社巷头过大夫第;从城脚入东门出西门,圣驾住牌。

情节描述补充类的说白,包括对战事的书写、对人物事状的描摹、对热闹的民间民俗活动等的描绘,其中不乏乡间俚语及专门套语的使用,对歌册的情

节走向做了补充与说明。采用说白的方式补充,形式较为自由,语言更加生动,挣脱歌册格式的束缚,使得情节的展现更加具体。

书表插入类。潮州歌册中的说白还有书表的类型,此类说白是将书表的内容原原本本穿插进来,从文本上暂时打破了歌册的连续性,但丰富了歌册的内容与形式。

如《柳知府全歌》卷一,柳知府的妻子曾氏欲私会佛僧,派遣婢女秋兰送信一封,书信采用五言句式,将曾氏无奈落陷、相思得病、欲温旧梦从而偷情僧侣的心理写得淋漓尽致。

持笔写出信,妾身柳家妻,致书多达上,东家得知机。早日去魂梦,住在静房边,意望得有梦,可已养子儿。……府中尔免惊,万事吾张迟,包管尔无祸,切勿心惊疑。书信到之日,速到勿延迟,免妾久盼望,待得心昏迷。

又如《龙井渡头全歌》林绍写给无义妻子的一封信,采用了不同于歌册常用的七字句,而是三三四的句格:

林秀才,执兔笔,泪滴如丝;把浓墨,即写下,决意抛妻。立离书,名林绍,黄门秀衣;娶妻房,余氏女,三载结缔。因家贫,欲求去,另行改移;龙井中,休贱妇,断绝夫妻。任凭他,去改嫁,配别门间;写离书,在残瓦,立凭为记。

诸如此类的书表在歌册中比比皆是。句式有三三四、五言句、三三七等,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对歌册的情节推进起到一定作用。

(四)借鉴章回体小说的写作模式

潮州歌册在叙事方式上继承了章回体小说的模

式。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一种的体裁,其借鉴了民间说书体以及话本小说的方式,站在一个说书人的全能视角和采用说书体推演故事情节,其突出特点是以“回”作为章节的分割点,每个章节结束与开始之处均有引诗或引词作为连接,承上启下。究其原因,章回体小说的故事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演绎传奇,故事内容和结构宏大,为了避免结构和故事情节混乱,需采用分回标目的方式,循序渐进进行阐述。潮州歌册形成时期正逢章回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因此,潮州歌册的创作方面受到章回小说的深刻影响,其内容的阐述、情节的交代、视角的选择都有章回小说的痕迹。

1. 取材的借鉴

潮州歌册的内容借用了章回体小说的内容,如英雄传奇类。章回体小说深受历史文学的影响,题材主要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类;潮州歌册受章回小说的影响,直接借用和改编章回体小说,如《粉妆楼》《五虎平西》《五美缘》《刘备招亲》《东汉刘秀》等,都可以找到章回体小说影响的痕迹。历史演义以及英雄传奇类故事符合大众的审美追求和精神寄托,因此也引起了潮州歌册作者的重视。

2. 说书体叙事方式的选择

章回小说中多采用“说书体”的叙事方式,以故事娱人为本位,注重故事情节的编撰与建构,成为一定的创作模式和叙事规则,开头一般以回前诗概括了主要内容,以“话说”“但见”“看官”“有诗为证”展开议论,一个章节结束后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字样给读者留下悬念。潮州歌册其叙事方式与章回小说类似,以“卷”作为内容的分割线,有时在歌册内容吟唱中也称为“本”。歌册的吟唱者不能在短时间内讲完故事,因此在前一卷开头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唤起听众的记忆,阐述完毕后以套语结尾,如“候待下卷说知因”,吸引听众继续往

表1《方大人全歌》

卷一	清朝世界乱纷纷,道光传世咸丰君,现今古歌以落俗,听我全头说话文。既然城破官杀无,二人如何得走逃,未知主上何发落,事在二本细吟哦。
卷二	头本歌完二本陈,在此欲出方大人,带兵克复梧州府,招安大人一郑金。金兵收兵入城池,吩咐城池谨守仓,方爷亦都回营去,事在三本再来持。
卷三	二本事毕笔且停,三本起笔再表明,川山二次私出阵,以致金刚气心胸。郑金叫伊勿高声,我有一事坦知情,未知坦出是乜话,事在下本唱人听。
卷四	此卷开头无明确的套语 未表二人相议言,下文交锋再来谈,未知此战谁胜负,接唱五本知端详。
卷五	五本接唱□ ^① 人听,看到此个卓兴爷,前日贫穷个时际,与全肖惜结弟兄。一全与我去头像,未知众将乜心中,大家看唱第六本,详细再来分说言。
卷六	六本再表郑大人,劝人归降顺天心,众将见主以被杀,并死亦都无进身。大家接唱事就知,候我一再造来,办乡之事实多端,潮州全仗方提台。
卷七	此卷开头无明确的套语 未知心爷一家人,岂会被毒性命亡,叫做行恶欲害人,必有他人暗算尔,第八本歌正知详。
卷八	七本歌文以完全,接唱八本人知端,害人终须害自己,仇报仇来冤抱冤。万事都是天安排,瑞爷正有到只来,方爷仗势好使力,办案下本事便知。

①注:□为缺字,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无法查证。

下听,以此形成一个个程式化的叙事方式。这不仅在借鉴的章回小说题材的歌册中有所体现,以至于后期本土题材的创作中也沿用和借鉴其模式,可见说书体的叙事方式对潮州歌册的影响之大。如潮州本土歌册《方大人全歌》(见表1)。

从例录《方大人全歌》可以看出,潮州歌册在借鉴章回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开头与结尾的套语,基本上以四句韵文高度概括此卷内容,营造了说书者全能视角,以高位置的视角俯视全局,把握故事情节的开展和歌册的吟诵。

3. 白话语体的采用

白话语体的使用,使得潮州歌册内容通俗易懂,迎合潮汕妇女儿童的认识要求。潮州歌册用于吟诵,因此也有说书艺术的特征,表现为说书人的套话习语在歌册中频频出现,在每一卷开头一般以“且说”“不说”“但见”“只见”“听罢”之类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将作者的情感蕴藏其中,结尾处以“候待下卷说知因”“事在下本唱人听”等结束一卷的故事,承上启下,引出下文。白话语体的使用给说书者以及吟唱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在知识文化匮乏的年代,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为下层普通民众提供了精神食量与慰藉。

三、潮州歌册文本文学审美意义

潮州歌册从文本上来看拥有文学的诸多特质,复杂的人物描写与情节处理,较大的文本容量与篇幅。近年来其说唱功能式微,但其文本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因而,注重文本的文学审美价值的探究是整理和保护歌册的重要途径。

(一) 潮汕地域文化标本的保存意义

地域文化历史标本的作用。潮州歌册早期借鉴外来的弹词、评话,传入潮汕地区后渐渐融合了当地的语言和故事,形成一种颇具地域风格的说唱艺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曲本资料就不单单是用于吟唱的歌册文本,更像是民间方言与文化的立体展现,民间艺术审美智慧的物化表现。其中,取材于本地民间故事的潮州歌册,为研究本地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即便是非本地的歌册故事,也在改写的过程中大量融入本地的风土民情,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因此,研究歌册的版本以及渊源,也是探寻历史、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的重要途径,构成其社会价值的重要方面。

从潮汕语言方言的保存方面来看,潮州歌册作为一种珍贵的地方文献材料,一方面保存了潮汕地区方言口语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用字特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潮州歌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改编者在改写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俗字广泛用于歌册之中,极具地方

特色。同时,结合潮州方言的音韵和语法,融合民歌、俗曲、秧歌等艺术特征,借鉴潮汕地区民间文学的艺术成就,从而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看出文学在当时对异域文学的借鉴。

(二) 潮州歌册对读者的熏陶与教育

对于一个文学作品而言,读者的阅读与反馈是其社会价值的最大体现。潮汕妇女是潮州歌册的主要接受者,因此,作者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角色塑造等方面都显示出了迎合妇女创作的倾向,如潮汕本土民间传说与故事叙述、女性价值观的体现、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巾帼英雄事迹刻画等,牢牢抓住了潮汕妇女的审美趣味。潮汕妇女在学习与吟唱的过程中,增长了常识,开阔了眼界;同时,纵观潮州歌册的内容,仗义的英雄侠客、忠贞不屈的爱国志士、勤勉贤惠的巾帼英雄、坚贞不渝的善良女子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教育与引导作用。在精神文化及教育资源缺乏的年代,潮州歌册不亚于一剂精神安慰品,为终日奔忙于相夫教子、田园家室的潮汕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慰藉,让她们获得心灵的满足。

歌册研究者刘文菊在对歌册文本进行解读时,有感于歌册与潮汕女性的生命历程密切相关,因而花费巨大精力建立“潮州歌册女性口述史”,“尝试运用女性口述访谈的方法,从性别文化的视角探寻歌册的兴衰与女性生命史之间的联系,解析歌册独特的女性文化特质”^[10],对民间女歌手特别是年迈歌手的人生经历和传唱歌册的心理历程进行记录与整理,保护着岌岌可危的一手传唱资料。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唱歌册的潮汕女性大多进入古稀之年,她们的一生也与歌册密不可分,女性在婚前对歌册的兴趣高,此时歌册对其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影响最大;婚后则因肩负多种责任而不得已疏远歌册;中老年时期又能得闲唱歌册,成为歌册传承的活化石。可见,歌册对于潮汕女性的道德教化以及思想启蒙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体现了“文以载道”的美学观念以及社会价值。

“听曲艺的‘说唱’表演,对最广大的民众来说,无异于跨进了增长知识、广开眼界、开启心智的‘课堂’。这样,一方面使曲艺‘说唱’必然地处于一种客观上的‘教育’地位;另一方面,千年来‘文以载道’的古典美学观念,也投射到曲艺文学里,其表现为对思想内容的注重,以及对社会所普遍推崇的思想观念及道德准则的张扬。”^[11]

(三) 潮州歌册文本对文学的传承意义

潮州歌册作为大文学范畴内的一个分支,它的传承本身就是对文学的继承。潮州歌册在最终成型之前经历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文化旅行。

潮州歌册的内容与形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借

鉴众多文学形式,如章回小说、话本小说、弹词、木鱼书、民间传说或历史事件,还有受本地民间故事和戏曲元素的影响,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说唱体系。题材除了直接移植外来唱本及故事外,还将本地区的民间故事纳入其中,形成本土题材。由此看出,潮州歌册的题材来源丰富繁杂,绝大多数题材来源于文学文本,包括历史故事、古代小说、戏剧、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潮州歌册取材于中国传统的文学,继续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其作用,它的传唱与传播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总而言之,取材于本地民间故事的潮州歌册,是潮汕地区本土说唱文学的代表作品,在研究本地历史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借鉴于非本地题材的歌册,在改编的过程中渗透了作者的审美趣味与本地的风土人情,充分表达了潮汕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行善积德、尽忠职守、勤奋刻苦的主题,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些题材表现出歌册的来源、形式演变、发展和内容的广泛,反映出潮州歌册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与其他文艺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潮州歌册作为一种大范畴内的说唱文学对文学本体的传承。

四、结语

潮州歌册的文本创造基于创作者的审美认知,这种地方文学体现了作者个体精神的诉求以及自我独创性的审美体验;同时,潮州歌册的诵唱者多为乡间妇女,在文化资源匮乏的年代,歌册的阅读与欣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其识字、认知、情感寄托等多项需求,拓宽了她们的眼界,提升了审美水平,塑造了她们的审美品质。这也是潮州歌册这种说唱文学所产生的无可替代的价值。

对于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潮州歌册在很多场合明显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速度与现状,对于歌册的研究,往往以“不合时宜”来否定其价值,冷置后束

之高阁,后少有人目睹其“风姿”,从而对歌册的发展造成“二次伤害”。其实,当潮州歌册的说唱模式脱离主流审美趣味时,文艺工作者和批评者认真对照和检查其是否疏离了变化发展的现实社会和大众审美关系,加强对歌册文本的收集与保护,引导读者注重挖掘思想深度和审美体验、潮州歌册文本对潮汕地域文化标本的保存意义、对读者的熏陶与教育意义以及对文学本体的传承意义,力争研究更加符合人们的价值取向,让文学贴近底层生活的妙谛,使得潮州歌册这种口头文学重新绽放光彩;同时,加强潮州歌册文本价值体系的研究,以此稀释甚至是消解潮州歌册说唱功能衰颓所带来的影响,尽最大程度保护好此项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 [1] 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M].马来西亚:南国出版社,1957:65-70.
- [2] 郭马风.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Z].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汕头地方文化艺术史料汇编第1辑,1982.
- [3] 李英群.歌册拉杂谈[J].潮州文化研究,2007(3).
- [4] 冯骥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代表性项目卷(上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485.
- [5] 郭华,陈觅.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艺文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32.
- [6] 肖少宋.潮州歌册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09.
- [7] 谭正璧,谭寻.潮州歌叙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111.
- [8] 吴文科.“潮州歌”及其“歌册”[A]//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2002:83.
- [9] 林朝虹.潮汕民间文学多模态传承体系的构建及其传播路径[J].文化遗产,2016(1):96-103.
- [10] 刘文菊.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访谈研究及传承思考[J].汕头大学学报.2014(5):10-14.
- [11] 吴文科.略论曲艺文学的美学品格[J].文艺研究,1993(2):103-110.

A Probe into the Literary Aesthetics of Chaozhou Song Albums

XIAO Huiqing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Guangzhou 510004, China)

Abstract: Chaozhou song album is a long narrative poem sung in Chaoshan dialect. However,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the song album cannot hide its decline in terms of its singing and performance, and this ancient folk art is in danger of extinction. For the study of Chaozhou song album,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new ideas and perspectives. Analyzing the literary properties and text aesthetics of the songbooks based on the text is an aspect worthy of attention.

Keywords: Chaozhou song albums; literary text; literary character; aesthetic inquiry